

國策鈔卷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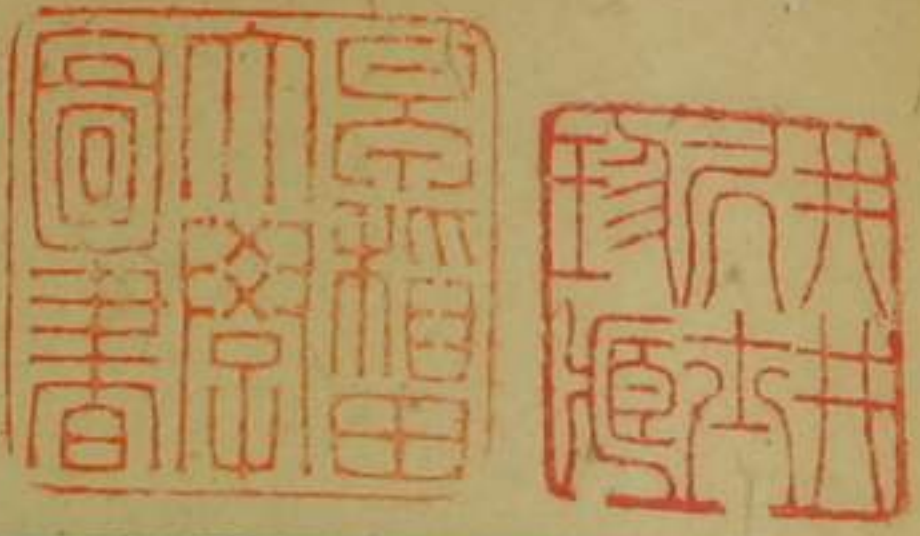
趙策 魏策
韓策 燕策
宋策 衛策
中山策



特別
A20
623
6



20
門
翰
卷
6
止



戰國策鈔卷下目錄

趙策

趙襄子滅智伯

• 豫讓報智伯氏

魏文侯借道于趙

• 蘇秦以合從說趙

武靈王變服

• 觸龍說趙太后

○ 虞卿爭趙講秦

• 魯仲連不帝秦

虞卿語從

• 馮忌諫平原君攻

平原君謂平陽君

或為齊獻書趙王

魏策

智伯索地于魏桓子

魏文侯與田子方飲酒

魏文侯諭西門豹為令

魯君避席擇言

• 蘇秦以合從說魏

• 張儀以連橫說魏

• 孫臣諫止魏王

范痤上書魏君相

○ 信陵君諫魏王

龍陽君泣前魚

• 唐睢使于秦

韓策

聶政刺韓傀

• 蘇秦以合從說韓

韓失計于公仲

燕策

• 蘇秦以合從說燕

郭隗說燕昭王招賢

• 蘇代約燕王

蘇代說燕惠王

• 樂毅報燕惠王書

燕王遺樂閒書于趙

荆軻入秦

宋策

墨子止楚攻宋

衛策

衛靈公近癰疽彌子瑕

衛君贖胥靡于魏

新婦至言失時

中山策

中山君饗士

計文三十八篇

趙襄子滅智伯趙策

追叙滅范中行一層伏智氏貪報。

智伯帥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氏滅之此瑤之祖荀躒事。休數年使

人請地於韓韓康子虎欲勿與段規諫曰不可夫智伯瑤之為人

也。好利而鷙。懷原作復來請地不與必加兵於韓矣。君其與之。彼

狃。又將請地於他國。他國不聽。必鄉之以兵。然則韓可以免於患。

難而待事之變。康子曰。善。使使者致萬家之邑一於智伯。智伯說。

又使人請地於魏。魏桓子駒欲勿與。趙葭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

之請地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強而外怒智伯也。然則其錯兵

於魏必矣。不如與之。桓子曰。諾。因使人致萬家之邑一於智伯。智

伯

第一段叙智伯
伐趙之因請趙
以韓魏為賓伐
趙又結韓魏為
輔三請兩說一
伐俱寫其好利
為結處貪欲無
厭伏案

第二段在未被
兵前見趙之先
定居地預備戰
具所以能守皆
賴賢臣之功

第三段在既戰
圖時見趙之能
轉危為安因敗
為功所以終勝
皆賴謀臣之力
前段能豫妙
用暇此段能謀
妙用急與結處
不聽智過所以
亡相對針

伯說又使人之趙請蔡皋狼之地趙襄子簡子之弗與智伯陰結子無恤韓魏將以伐趙趙襄子名張孟談而告之曰夫智伯之為人陽親相、發明、馮陰、結而陰踈三使韓魏趙疑脫而寡人弗與焉其移兵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董闕安于簡子之才臣也世治晉陽而尹鐸一本作君澤循之其餘政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君曰諾乃使延陵君將車騎先之晉陽君因從之至行城郭案府庫視倉廩名張孟談曰吾城郭之完府庫足用倉廩實矣無矢奈何張孟談曰臣聞董董子精心是補叙法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苦楚竹頭木屑相此墻同之其高至丈餘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箇籬之勁不能過也君曰矢足

矣吾銅少奈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有銅三鍊銅為柱質請發而用之則有餘銅矣君曰善號令已定備守已具三國之兵乘晉陽城遂戰三月不能拔因舒軍而圍之決晉水而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巢居而處懸釜而炊財食將盡士卒病羸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財力盡士大夫病吾不能守矣欲以城下何如張孟談曰臣聞之亡不能存危不能安則無為貴知上也君釋此計勿復言也臣請見韓魏之君襄子曰諾張孟談於是陰見韓魏之君曰臣聞唇亡則齒寒今智伯帥二國之君伐趙趙將亡矣亡則二君為之次矣二君曰我知其然夫智伯之為人麤

第四段將合而
離突起智過生
出無限波瀾無
限機智而智伯
好利驚憤不聽
其言層層為結
處伏筆

第五段乘機
捷即借上段情
事鞭迫此時關
緊以終智伯之
局

中而少親我謀未遂而知則其禍必至為之奈何張孟談曰謀出也
二君之口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二君即與張孟談陰約三軍與
之期日句夜遣入晉陽張孟談以報襄子襄子再拜之張孟談因
法忽離朝智伯兵交使在其而出遇智過果轅門之外智過入見智伯曰
二主殆將有變君曰何如對曰臣遇張孟談於轅門之外其志於
其行步高智伯曰不然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三分其地寡人所
親之親與之約必不欺也子釋之勿出於口智過出見二主人說智伯
曰二主色動而意變必背君不如令殺之智伯曰兵著晉陽三年
矣旦暮當拔而饗其利乃有他心不可子慎勿復言智過曰不殺

則遂親之智伯曰親之奈何智過曰魏桓子之謀臣曰趙葭韓原
無韓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是皆能移其君之計君其與二君約破
趙則封一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不變而君得
其所欲矣智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
則吾所得者少不可智過見君之不用也言之不聽出更其姓為
輔氏遂去不見張孟談聞之入見襄子曰臣遇智過於轅門之外
其視有疑臣之心入見智伯出更其姓今暮不擊必後之矣襄子
曰諾使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日夜期殺守堤之吏而決水灌智伯
軍智伯軍原本無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

未用斷制點醒
智伯之所以亡
結束通局層層
俱到

敗智伯軍而禽智伯智伯身死國亡地分為天下笑此貪欲無厭也夫不聽智過亦所以亡也智氏盡滅唯輔氏存焉

俞桐川曰部伍謹密節次精細于縱橫奇宕文中又進一格叙請趙從請韓魏說起叙請韓魏從滅范中行說起層層襯托乃見智伯之貪結束方有力三提智伯為人結出貪欲無厭是篇中關鍵韓魏着着活着智伯着着死着趙孟着着先着智伯着着後着智過與張孟談着着對得過智伯與三家着着對不過皆作者用意鏤刻處趙與智對主也以韓魏為機關以段規趙葭孟談智過諸人為轉運風雨離合頃刻變換

豫讓報智伯氏 趙策

晉畢陽之孫豫讓始事范中行氏荀林父而不說去而就智伯荀

之智伯寵之及三晉分智氏趙襄子最怨智伯而將其頭以為飲

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其吾

其報智氏之讐矣乃變姓名為刑人犯法而入宮塗廁塗汚欲以

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者則豫讓也刃其扞扞錐同子錐

之耳且智伯已死無後而其臣至為報讐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

之豫讓又漆身為厲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其容為乞人而往乞其

竟叙素范智如
形起即伏眾人
國士等句

數語冒起通篇

此第一番行刺
直揭報志

逐層摹寫變姓
名變形容變聲

音而心獨不變。所謂為所難也。

此段議論是道學人語乃純臣心事。

此第二番行刺乃揭報志之所

此段議論是血性人語乃義士本懷

有聲有色心已深目可眩志堪嘉事足傳

妻不識曰狀貌不似吾夫其音何類吾夫之甚也又吞炭為啞變

其音其友謂之曰子之道甚難而無功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智

則否以子之才而善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子之得近而行所欲

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讓乃笑而應之曰是為先知報後知為故君

賊新君大亂君臣之義者無此矣吾所謂為此者以明君臣之義

非從易也且夫委質而事人而求弑之是懷二心以事君也吾所

為難亦將以愧天下後世人臣懷二心者居頃之襄子當出豫讓

伏所過橋下襄子至橋而馬驚襄子曰此必豫讓也使人問之果

豫讓於是趙襄子而數豫讓曰子不當事范中行氏乎智伯滅范

中行氏而子不為報讐反委質事智伯智伯已死子獨何為報讐

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以眾人遇臣臣故眾人

報之智伯以國士遇臣臣故國士報之襄子乃喟然歎泣曰嗟乎

豫子之為智伯名既成矣寡人舍子亦足矣子自為計寡人不

舍子使兵環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成

名君前已寬舍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故伏誅然願

請君之衣而擊之雖死不恨非所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義之

乃使使者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呼天擊之曰而可以報智

伯矣遂伏劍而死死之日趙國之士聞之皆為涕泣

俞桐川曰。豫讓與聶政不同。豫讓為智伯報讐。全要人知。聶政為嚴仲報讐。全不要人知。故同一刺客。讓光明政奇詭。叙讓事較有道學氣。士為知己死。已為眾人國士立案節節摹寫。段發揮。總不離此意。至拔劍三呼。願欲已遂。要之當遁。逃山中時早辦。却此着通首結撰。精力凝聚之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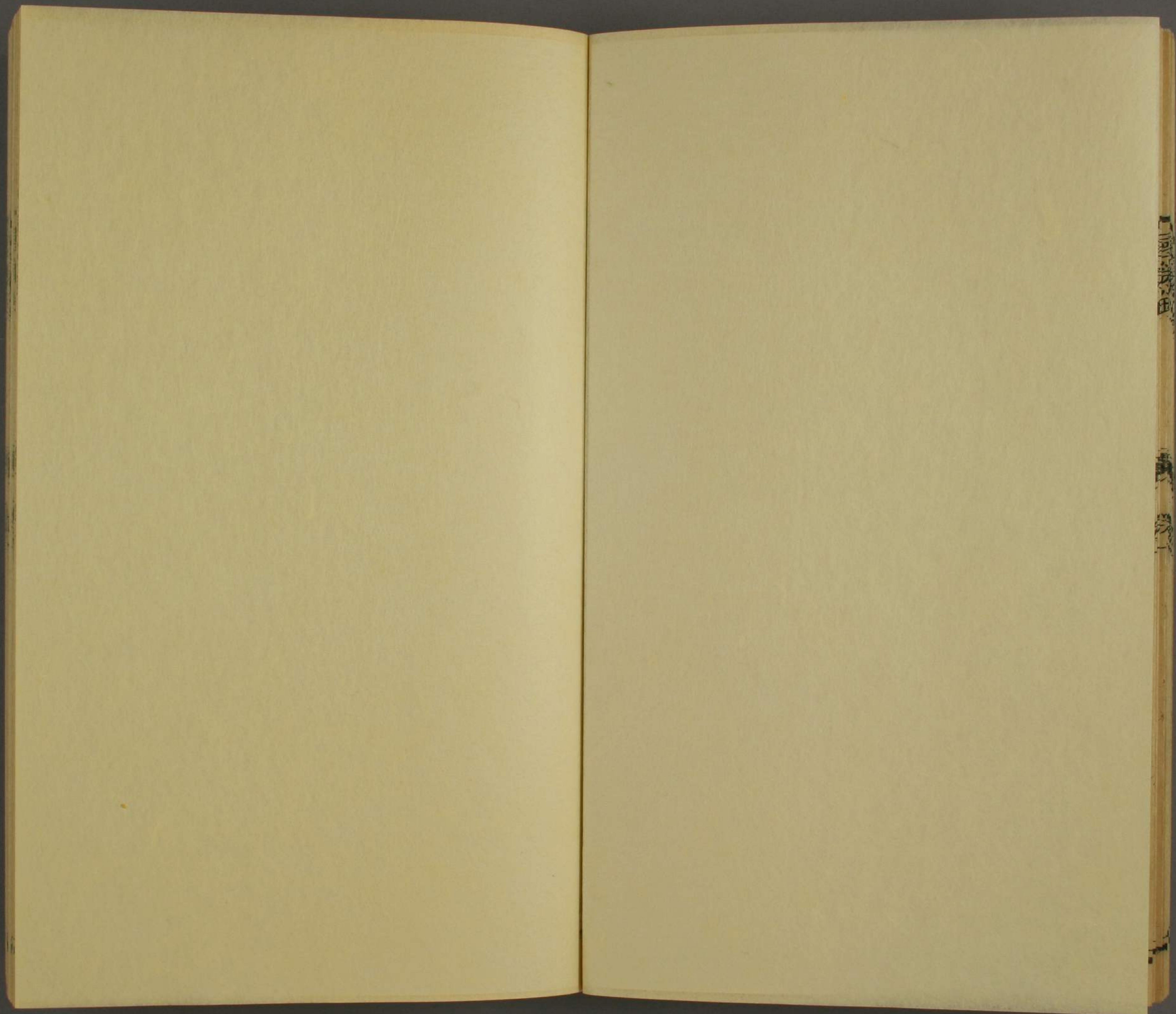
魏文侯借道於趙 趙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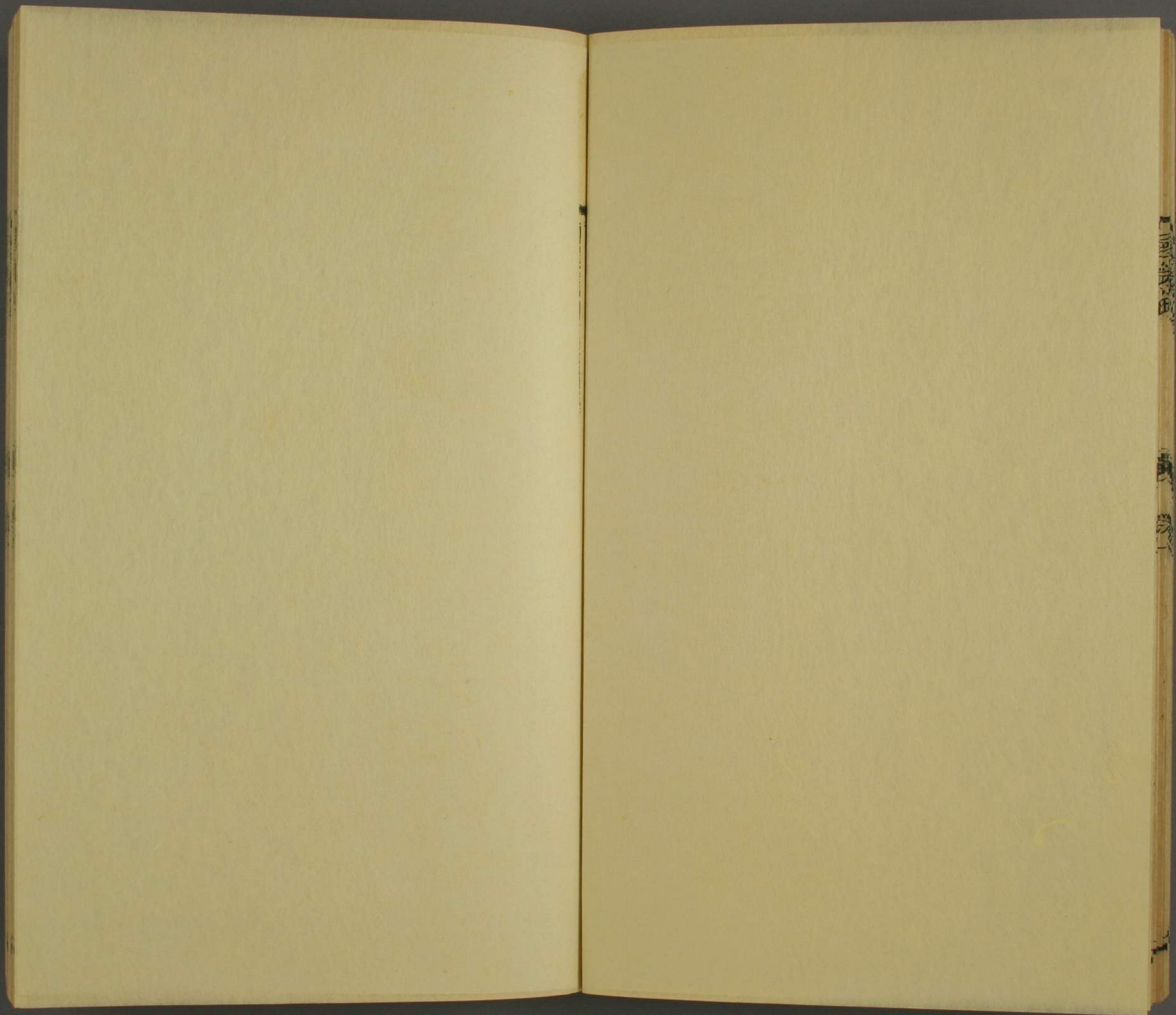
魏文侯借道於趙。攻中山。趙侯將不許。趙利曰。過矣。魏攻中山而透徹不能拔。則魏必罷。罷則趙重。魏拔中山。必不能越趙而有中山矣。又進一步是用兵者。魏也。而得地者。趙也。君不如許之。許之大勸。彼將知趙利之也。必輟。君不如借之道而示之。不得已。深機

儲同人曰。假道者必能并其所假道之國而取之。如滅虢取虞是也。否則道可易假乎。不能越趙而有中山。破的之論。此兵法也。文亦簡鍊精悍之至。

國
策
卷
一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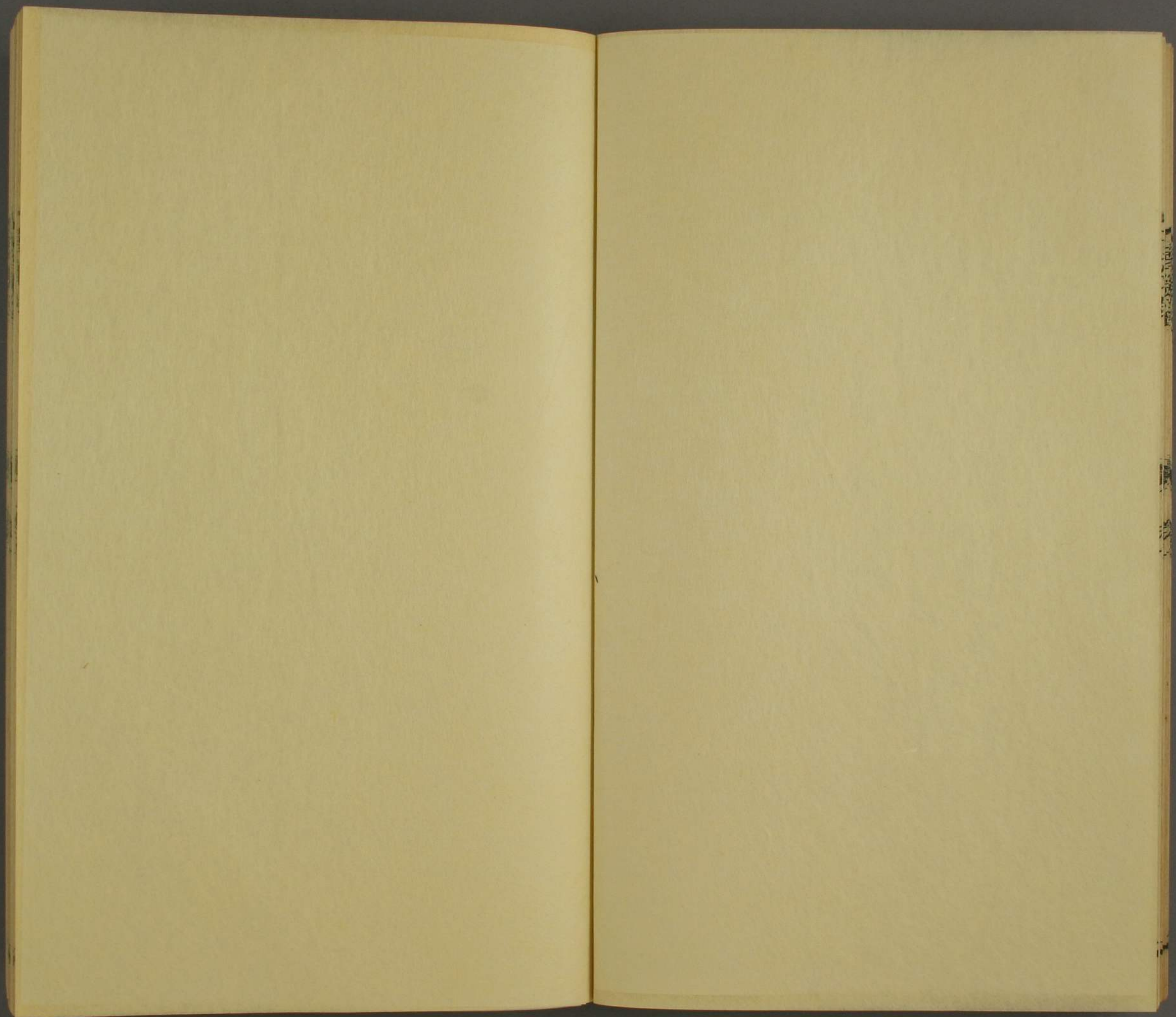
俞桐川曰。能拒秦者三晉。能合三晉者趙。趙較韓魏為強。較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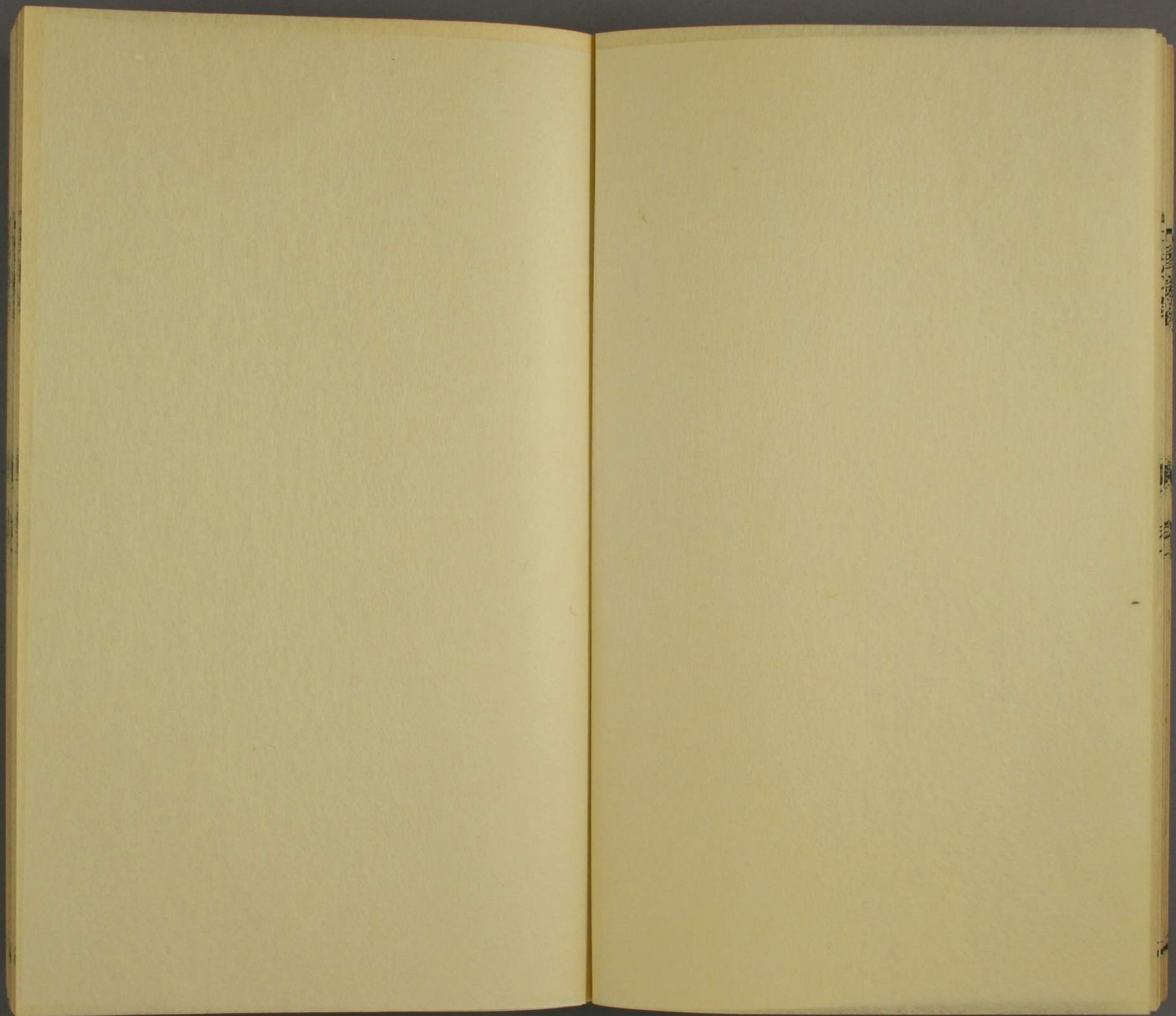
楚燕為當。秦之中故。合從以趙為主。蘇秦說六國亦惟說趙最
詳切。篇首始合從。篇末約諸侯。標出分明。欲安民須擇交。欲
擇交須合從。故擇交二字為一篇綱領。交秦不可。專交一國亦
不可。不交六國不可。不交韓魏更不可。從橫利害反覆透徹。
末段有歸着有把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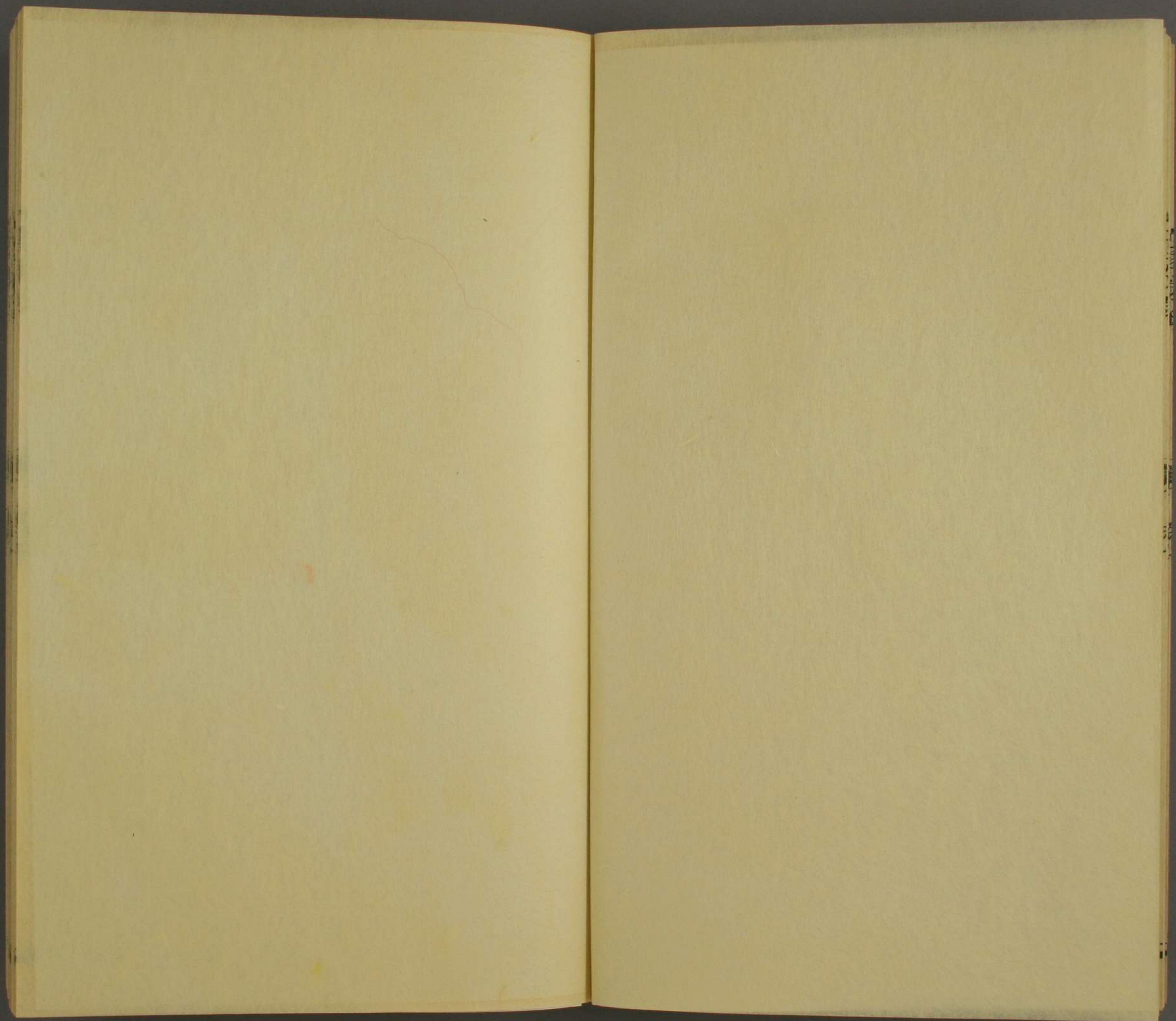
儲同人曰。或問合從何以主趙。曰。近秦者韓魏也。遠秦者齊燕
也。國大而幾與秦相埒者楚也。近秦則不敢為主。遠秦則不急
為主。與秦相埒則無樂乎為主矣。趙氏中央之國也。其與秦介
遠近之間。而其受秦害在不緩不急之際。故安民擇交之說進

而洹水之盟。不旋踵而成。此天下大勢。季子所暮年揣摩而得者。

眉詮曰。三晉鄰秦。籌禦秦者。視他國尤迫。而趙于三晉中。差遠而強。遠可以展方略。強可以長會盟。故談從以趙為主。主在趙。故藉趙以舉全局。而文亦遂為六篇之主。會此乃可與通觀六篇。齊秦節須叅活解。韓魏節須辦緊衝。乃無岐迕。







鍾伯敬曰。橫態傲語。寫出英雄。其妙在於頑鈍。惟其頑鈍。所以果決。

俞桐川曰。通篇論變法。反覆辯難。與商鞅傳相似。文辭整偶。而排中有逸氣。濃中有勁骨。一變爲王韓論伐匈奴。再變爲塩鐵議。要各有出奇處。不可沒也。

浩浩落落。反正遞出。開合互用。才雄氣大。讀之最足增長筆力。
。入本有英志。事兼有英概。文亦有英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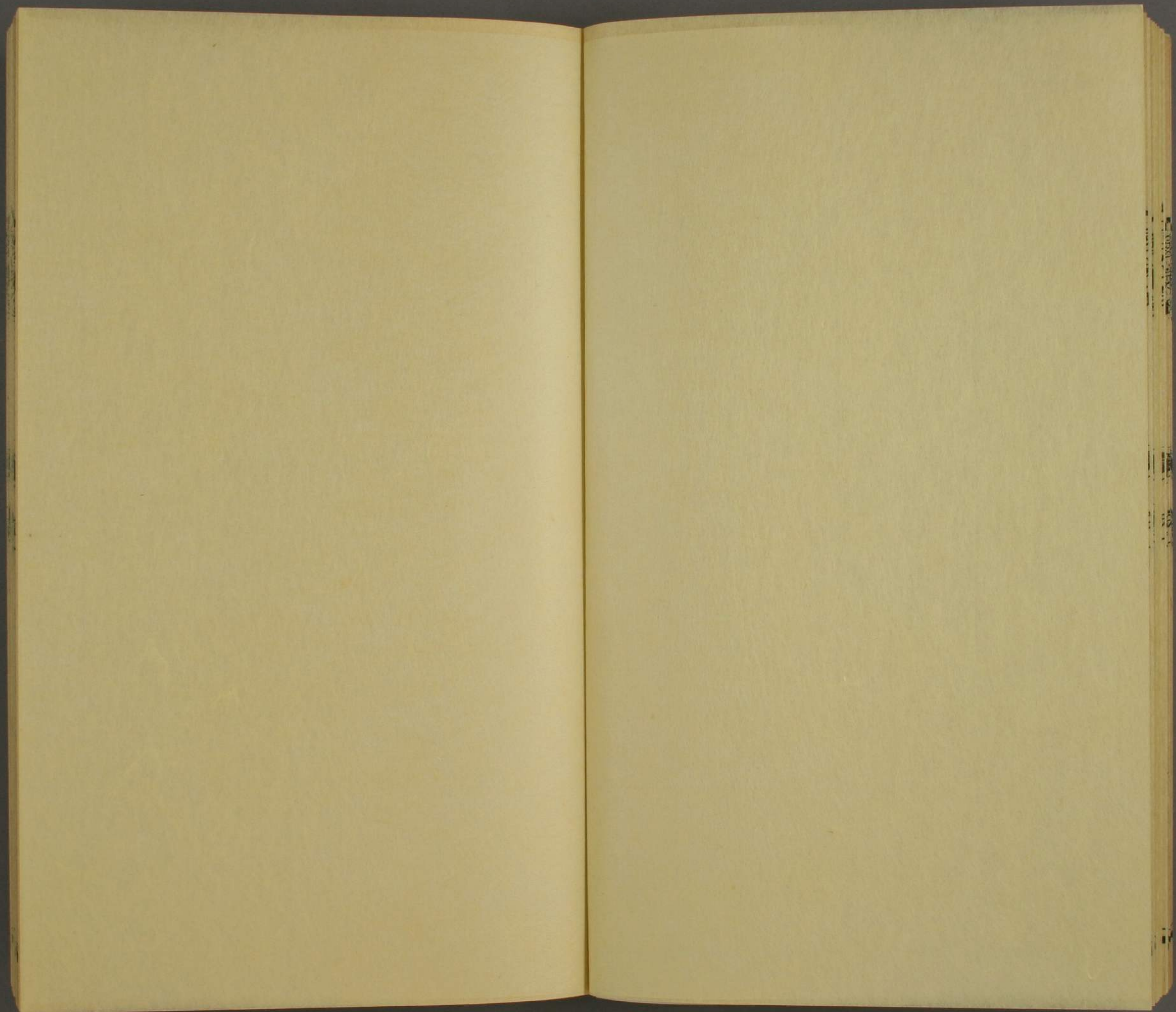
韓慕廬曰。觸龍之言。可為人臣進諫之法。巽之妙也。子義之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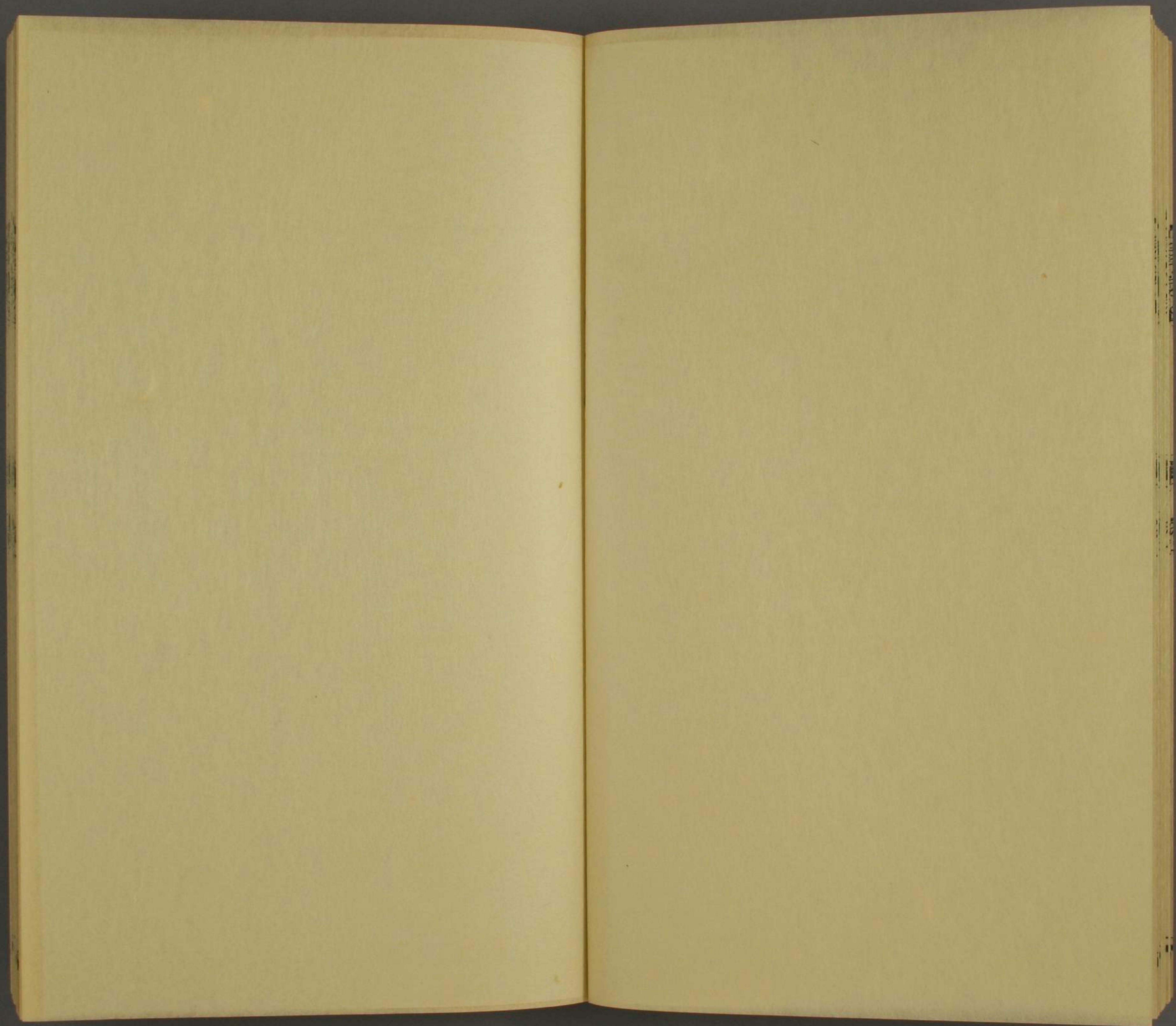
閒語皆是要語。
寬處無非緊處。
閑目工步驟工。
神情肖口角肖。
全從婦人性情。
體貼出來妙人。
妙文。

可為人臣宣勞之勸蹇之義也。

俞桐川曰。老臣老婦。款曲細煩。令人無可加怒。說到兒女之事。只作閒論。並不著急。聽者自然意解。其語言文字。當日所有舉動之傳神。口吻之中節。則作者摹寫精細處。有一毫火氣。說不成。此事有一毫火氣。構不出此文。說婦人有說術。強諫非術也。通篇全反強諫二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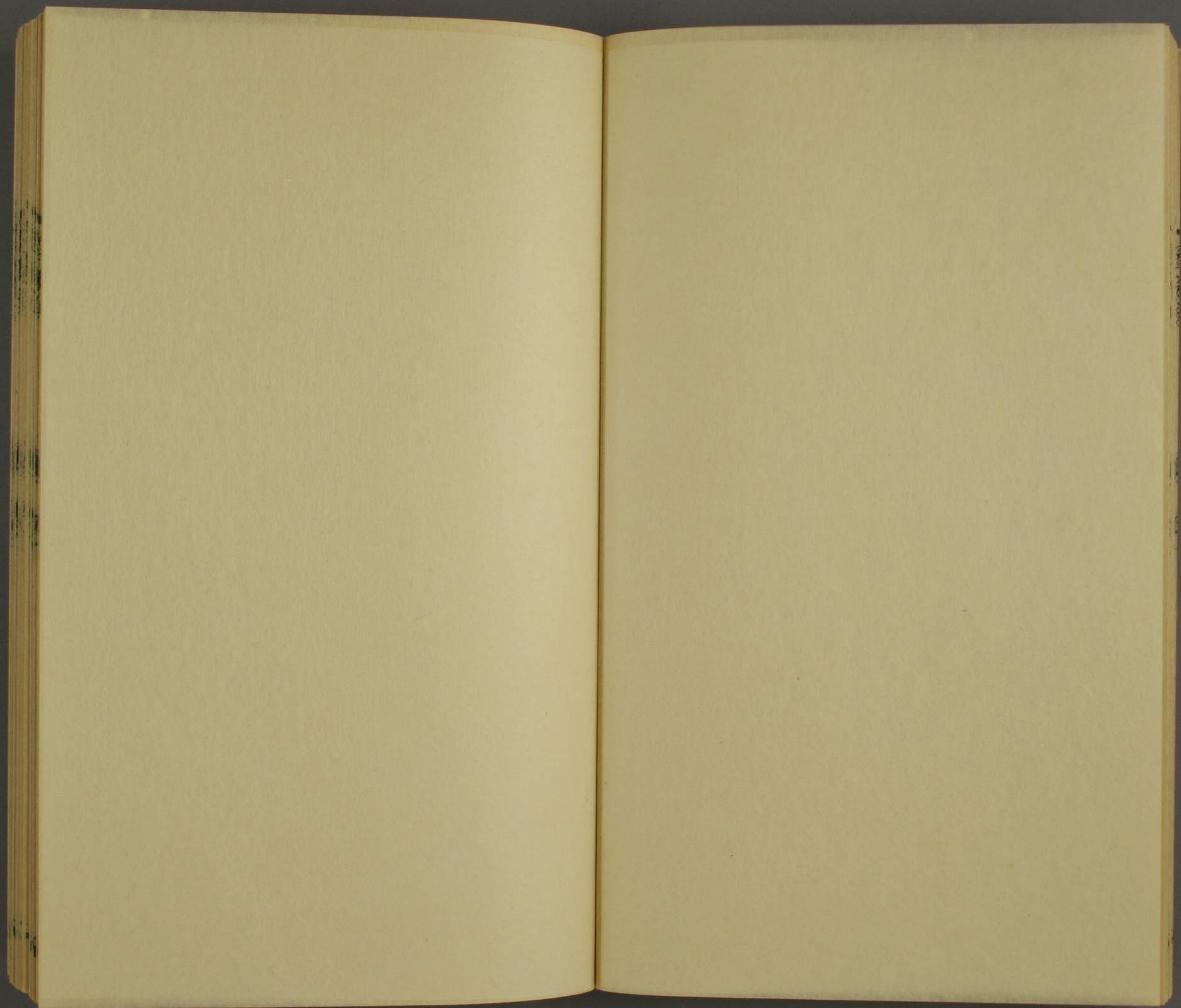
倪稼成曰。前半純是閒話。無一語閒話。譬如國手下碁。閒布置。入後皆成要着。到收局處。只爭一劫。已踞勝勢。如此行文。真乃出神入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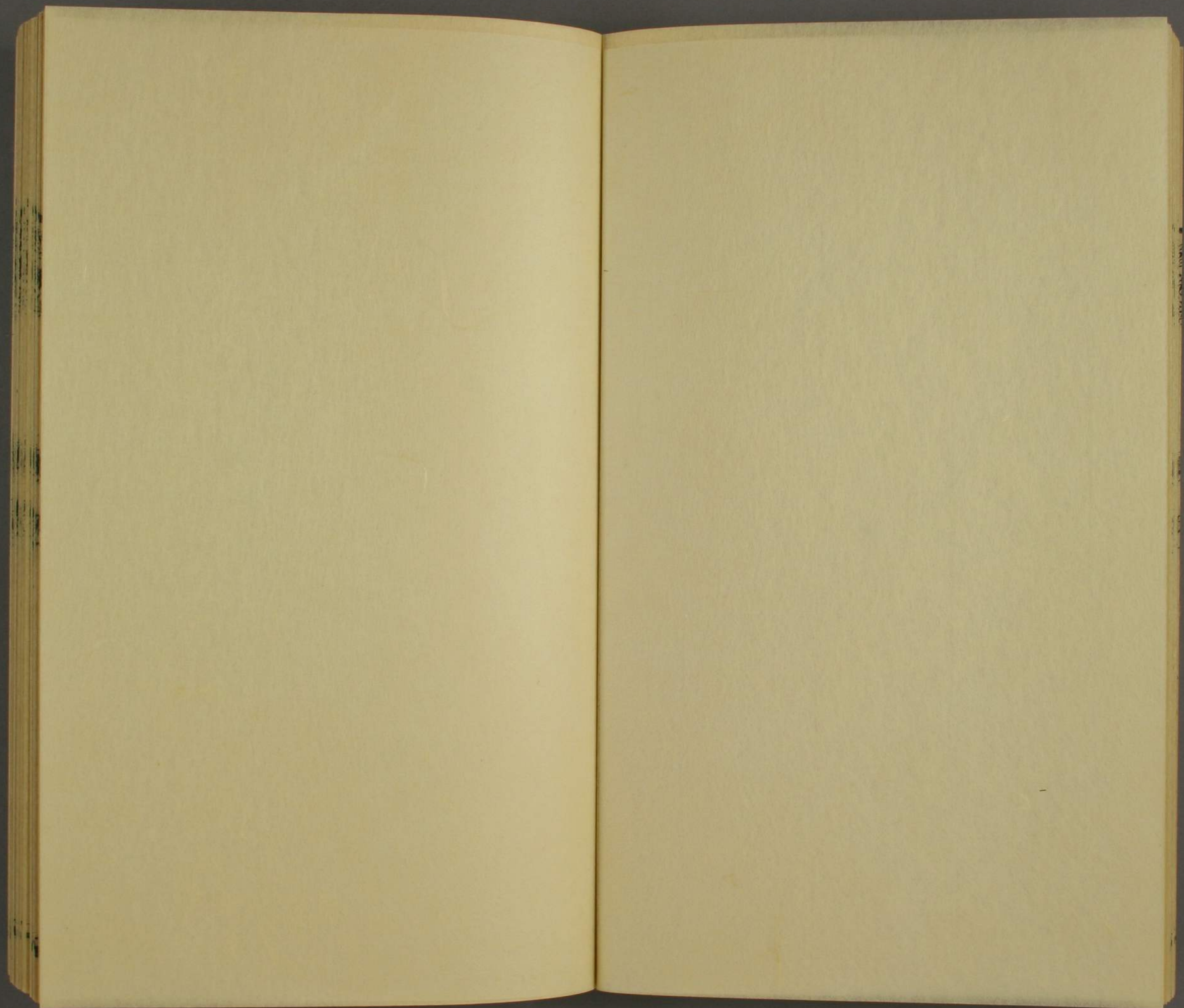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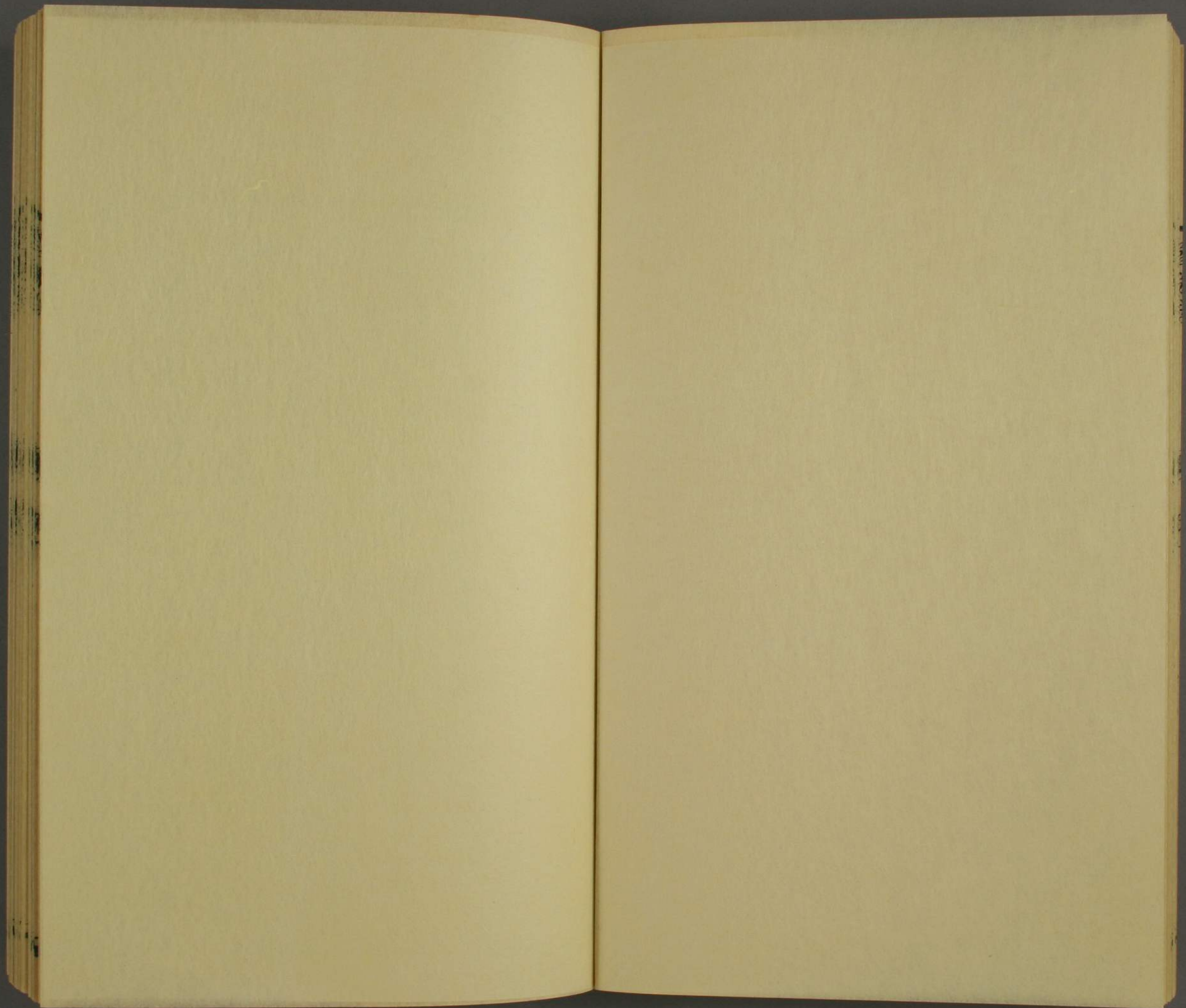


俞桐川曰鄭評云王則說來說去臣則迭出迭入想見戰國反覆縱橫氣象確甚。既能折服又能轉變舌鋒筆鋒並臻絕頂。魯連不肯帝秦虞卿不肯割趙長平一戰有此兩篇大文議論魄力亦足相配。

眉註曰戰國時論割地事秦者非一而是篇則以一詭一正。闢出機鋒每看餘說之巧彌顯駁語之精。樓曰恐謂為秦虞曰危矣為秦彼之初供即此之判結也。







俞桐川曰。自首至尾。皆浩然之氣。讀之真令頑廉懦立。東晉恨無其人。南宋得此意者。胡寅與謝枋得耳。節奏妙絕。波瀾妙絕。國策第一篇文字。不帝秦大義也。却封與金高節也。戰國時第一流人物。其議論風旨自有俊偉光明一段氣象。與當時游談希寵者迥異。必謂國策第一篇文字。抑所謂揚之則升天與。

虞卿語從 趙策

魏使人因平原君請從於趙。三言之。趙王不聽。出遇虞卿曰。為入必語從。虞卿入。王曰。今者平原君為魏請從。寡人不聽。其于子何如。虞卿曰。魏過矣。王曰。然故寡人不聽。虞卿曰。王亦過矣。王曰。何也。曰。凡強弱之舉事。強受其利。弱受其害。今魏求從而王不聽。是魏求害而王辭利也。史記云。今魏以小國請其禍。而王以大國辭其福。臣故曰。魏過。王亦過。

俞桐川曰。合從兩國俱利。然趙不獨利。而魏不自害。則王必不聽。布局作態。其說甚巧。

| | | | | |
|--|--|--|--|--|
| | | | | |
|--|--|--|--|--|

俞桐川曰。強弱攻守四字作骨。文勢圓逸翻騰。
儲同人曰。全以雄氣勁筆。寫其確論危言。此等文是疲鈍人聖藥。

平原君謂平陽君 趙策

平原君謂平陽君曰。公子牟游於秦。且東而辭。應侯。應侯曰。公子將行矣。獨無以教之乎。曰。且微君之命。命之也。臣固且有效於君。
○千○古○至○言○發○人○深○省○
夫貴不與富期。而富至。富不與梁肉期。而梁肉至。梁肉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累世以前。坐此者多矣。應侯曰。公子之所以教之者厚矣。僕得聞此。不忘於心。願君之亦忽忘也。平陽君曰。敬諾。
至理名言。可當暮鼓晨鐘。

開口用能不能
一正一反投唱
而入筆勢突兀
而排宕

以出趙與齊合
之效能亡能破
致名致地正所
謂致名實也

或為齊獻書趙王 趙策

為齊獻書趙曰臣一見而能令王坐而天下致名實而臣竊恠王
○憑○空○自○揭○能○字○作○骨○意○貫○通○篇○
 之不試見臣而窮臣也羣臣必多以臣為不能者故王重見臣也
○又○憑○空○接○不○能○字○反○擊○正○是○攬○能○于○已○
 以臣為不能者非他欲用王之兵不能者也則交有所偏不能者
○承○轉○
 也非然則智不足者也非然則欲以天下之重恐王而取行行其
○以○齊○揭○主○
 者也臣以齊循安事王王能亡燕能亡韓魏能攻秦能孤秦臣以
○申明名實二字
 齊致尊名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尊名於王臣以齊致地於王天下
 孰敢不致地於王臣以齊為王求名於燕及韓魏孰敢辭之臣之
○繳○能○字○頓○住○
 能也其前可見已齊先重王故天下盡重王王無齊天下必盡輕

國策少

卷下

或為齊獻書趙王

又轉出不與齊
合之害。

用復陣反筆作
收前就阨已邊
說此就沮王邊

王也秦之強以無齊故重王燕韓魏自以無齊故重王今王無齊
 獨安能無重天下故勸王無齊者非智不足則不忠者也非然則
 欲用王之兵成其私者非然則欲輕王以天下之重取行於王
 者非然則位尊而能卑者也願王之孰慮無齊之利害也
 俞桐川曰一篇總言齊趙合從之利而力破橫人隱情以能字
 自任以名實二字動趙王憑空翻疊原毀之祖

申上

覆說從前引深一步有風兩

句作束結明主意

加一筆借收能字

勢

駟驟之

智伯索地於魏桓子 魏策

智伯索地於魏桓子。魏桓子弗予。任章曰：何故弗予？桓子曰：無故索地。故弗予。任章曰：無故索地，鄰國必恐，重欲無厭，天下必懼。君子之地，智伯必驕，驕而輕敵，鄰國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智氏之命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君不如與之，以驕智伯。君何釋以天下圖智氏，而獨以吾國為智氏資乎？君曰：善。乃與之萬家之邑。一智伯大說，因索蔡、皋狼於趙。趙弗與，因圍晉陽。韓、魏反於外，趙氏應之於內，智氏遂亡。揣情度勢，極明切，極透徹。

魏文侯與田子方飲酒

魏文侯與田子方飲酒而稱樂。文侯曰：鐘聲不比乎左高田子方。
 笑。文侯曰：奚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則樂官不明則樂音。今君審
 於聲。臣恐君之聾於官也。文侯曰：善。敬聞命。
 因事納諫可謂事君之法。而詞句亦錘練有光。

鍾伯敬曰：大意在慎擇賢良以同事致治。文情特婉宕。
 眉詮曰：分別良窳為令者之首務也。善取人乃能無失已。所丁

寧在識鑒而舉似璣瓏。似送行文柳州近之。

歸震川曰。凡文章前立數柱議論。後宜鋪應。或意思未盡。雖再言亦可。只要轉換得好。如此。非惟見文有情。而章法亦覺整齊。魯共公此論。可以為式。

俞桐川曰。謨誥之辭。妙從酒酣後發出。正見樂不可極。文格更精潔可愛。

儲同人曰。魏事秦之害。只在割地。然且不說出。先形其富強。以作其氣。再指其稱藩。以激其恥。然後以寔害進之。立言之次第。為文之步驟。具於斯矣。

眉詮曰。韓魏弱而逼秦。割地之頻。橫人之集。二國尤甚。故拒割。斥橫于此。最切。然同形。易于合掌。故於韓則重言割地之非。於魏則痛斥橫人之罪。兩篇互見。正於同而異。異而同。處相其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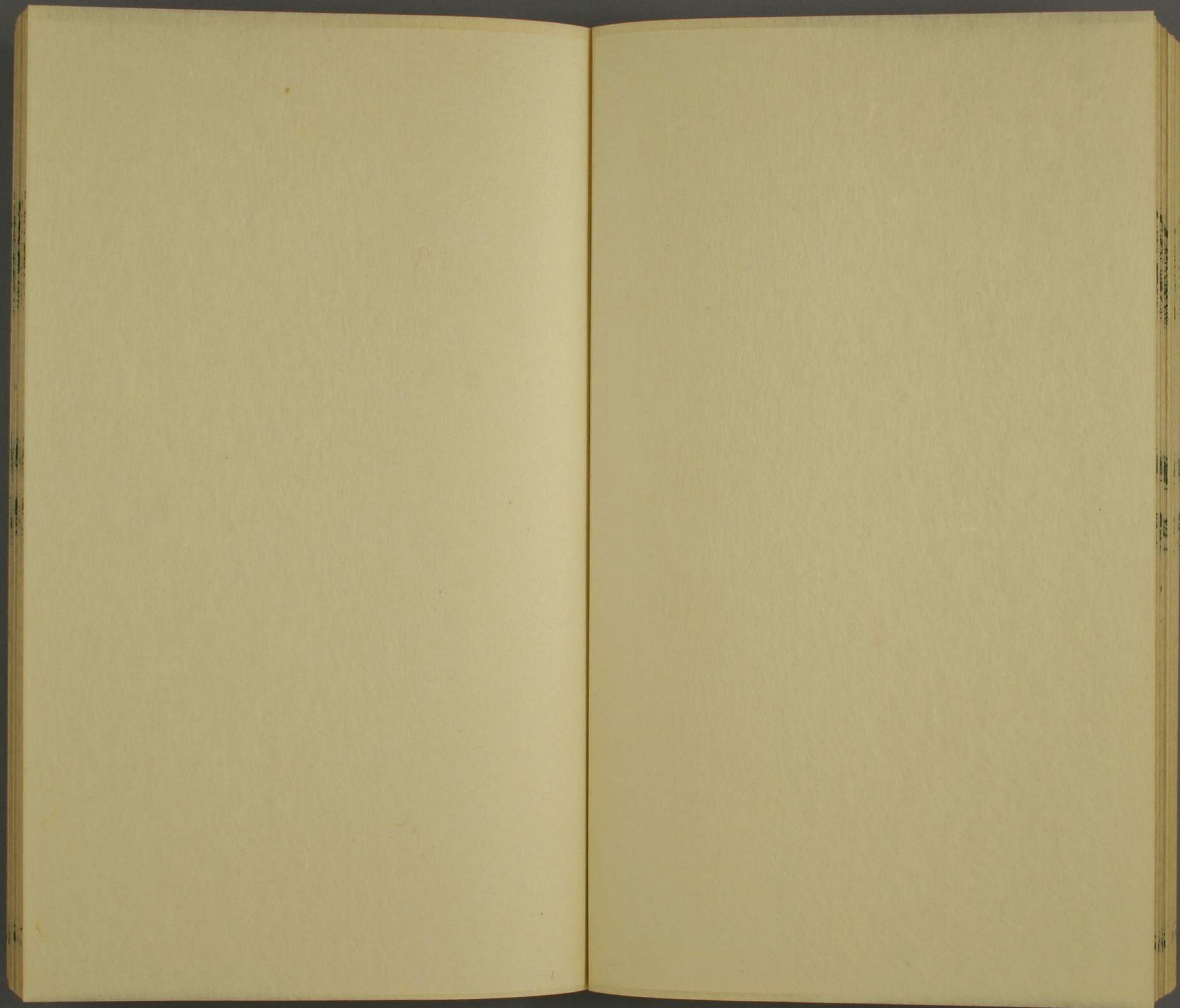
裁。割地事秦。言從者所必斥也。然於燕。不言於趙。於齊。於楚。特泛言。獨於韓魏。切言之。相題行文。學者能究心其故。乃不止詞章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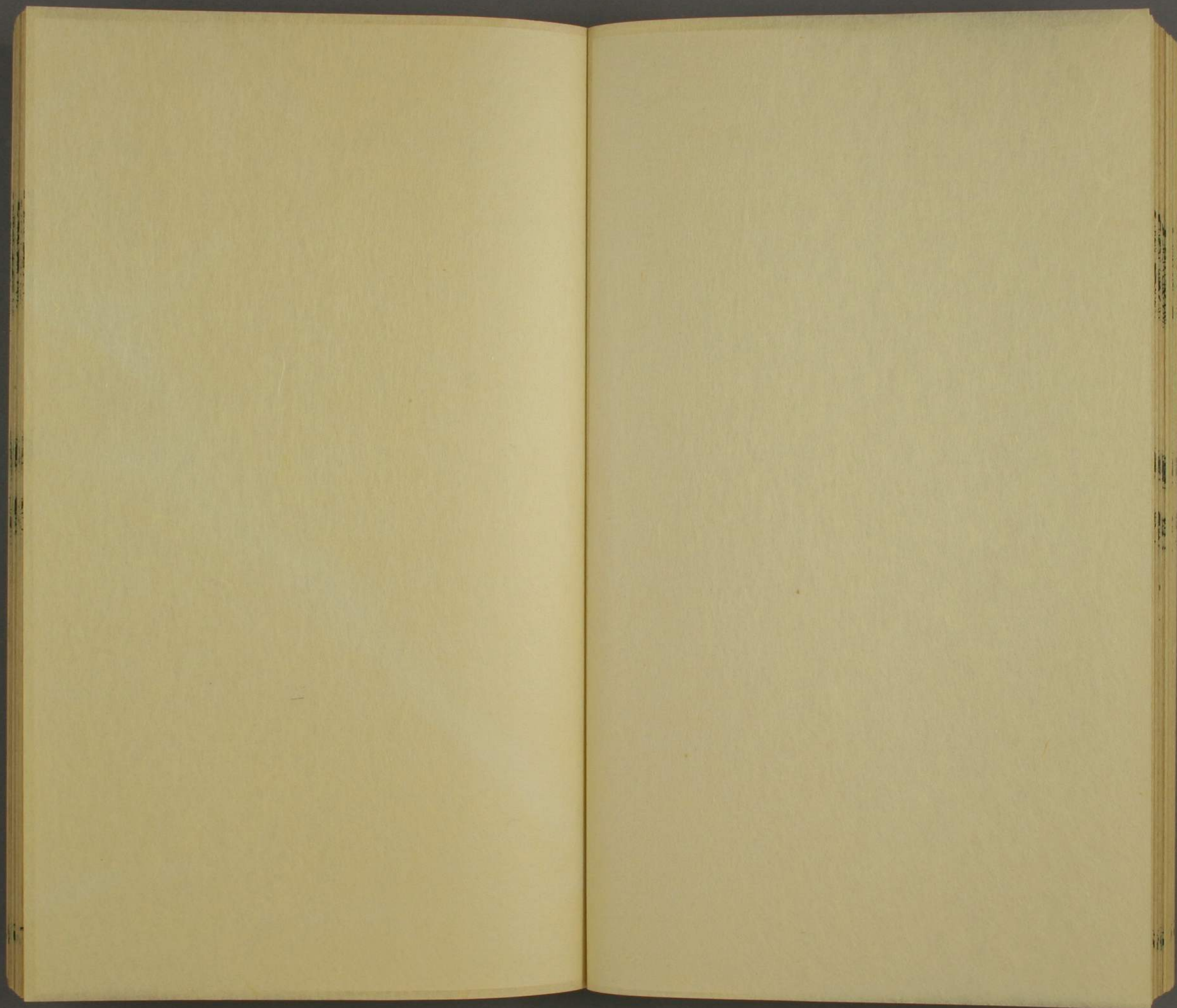
俞桐川曰。韓魏當秦之衝。于合從最不利。魏又當六國之衝。四面受敵。開口從此發論。便已得勢。魏所恃者韓趙。故極言韓趙。

不足恃。魏所畏者秦楚。故極言秦可畏而楚不必畏。破從之策。步步周到。

俞桐川曰。六國失計。在于賂秦自虧。明允本之作權書。是戰國第一緊要議論。敗時不割。期年乃割。從此窺見秦與段干心曲。真照妖鏡也。

俞桐川曰。說魏王以利解之說。信陵以害怵之。無意不透。無筆不轉。





呂東萊曰。信陵君之言深切綜練。識天下之大勢。使魏能用其計。糾率楚趙。竭力助韓。則韓不失上黨。趙不至敗長平。六國不

至為秦所吞矣。謀既不用。又以矯殺晉鄙。流落於外。六國垂亡。魏始再用。猶能收合諸侯。折強秦之鋒。若用之于上黨。長平未敗之前。天下雌雄之勢。未可知也。

張敦復曰。六國之失。莫大於與秦而自相攻擊。信陵君欲魏存韓。以共拒秦。謀畫至審。使當時能守其說。強秦兼并之勢亦少絀矣。

俞桐川曰。韓不可棄。秦不可鄰。助秦攻韓。是撤藩籬而揖寇盜也。于秦情之貪。秦計之黠。秦勢之猛。委曲寫盡。又言魏欲與楚趙合從。則難。楚趙合從而魏從之。則易。又言存韓則無害。而有

利攻韓則無利而有害天下大勢筭盡了然。遂節生波。結穴歸到一處。跳脫縱橫。不可捉摸。西漢等邊。疏策大率從此化出。戰國有數文字也。

儲同人曰。真切透露。蘇季子合從之說。較此尚隔一膜矣。韓魏唇齒之國。韓亡魏何得獨存。鍾伯敬謂此書史遷不入信陵本傳。而入魏世家。見魏之存亡係於此也。諒哉斯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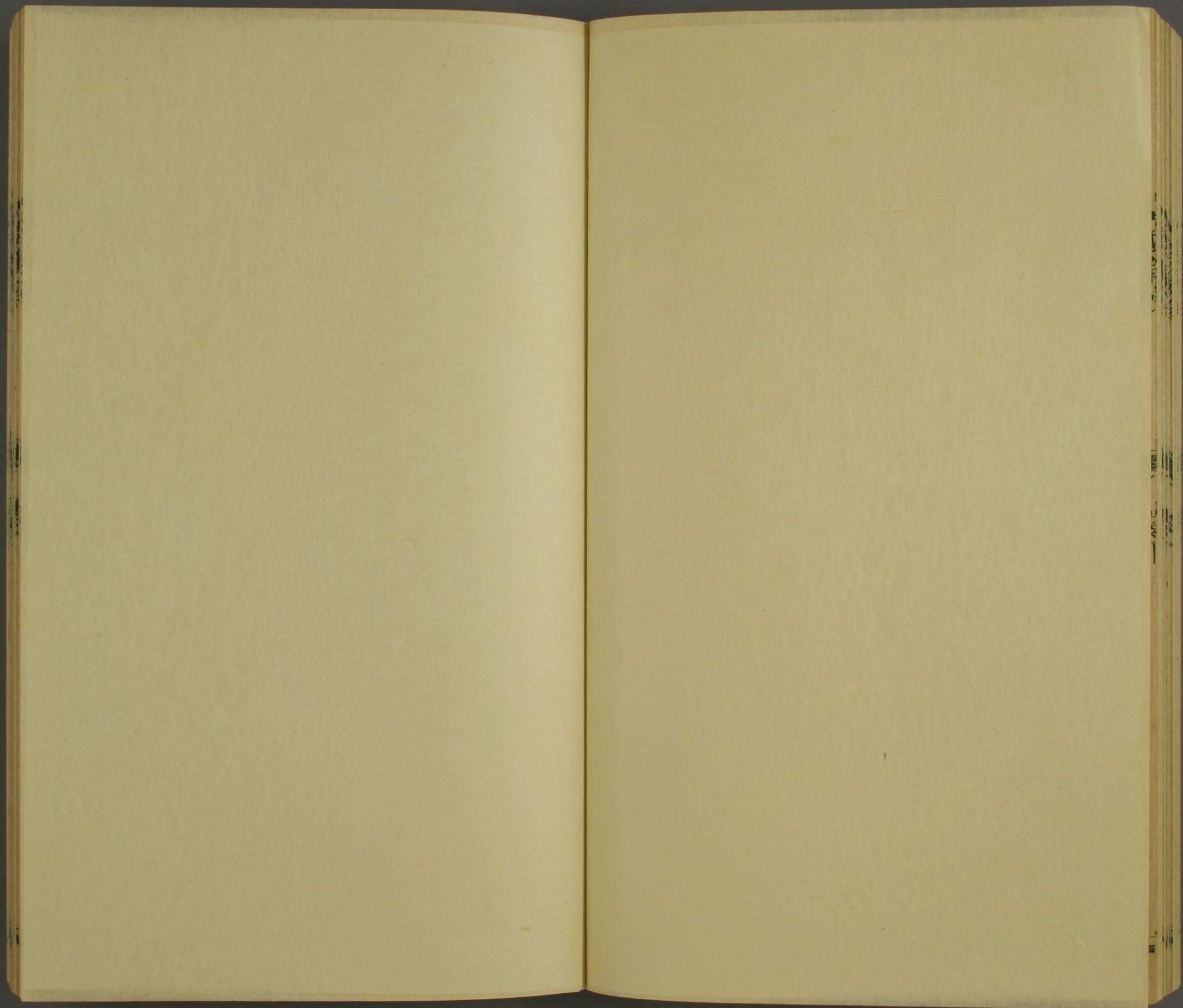
龍陽君泣前魚 魏策

前用敘事妙得
即事固寵之意

魏王與龍陽君共舡而釣。龍陽君得十餘魚而涕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如是不相告也。對曰。臣無敢不安也。王曰。然則何為涕出。曰。臣為臣之所得魚也。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所得魚也。臣甚喜。後得又益大。今臣直欲棄臣前之所得矣。今以臣之凶惡而得為王拂枕席。今臣爵至人君。走人於庭。避人於途。四海之內。美人亦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也。必褰裳而趨大王。臣亦猶曩臣之前所得魚也。臣亦將棄矣。臣安能無涕出乎。魏王曰。諾。有是心也。何不相告也。於是布令於四境之內。曰。有敢言美人者。族。由是觀之。

復用議論結出
因事方言之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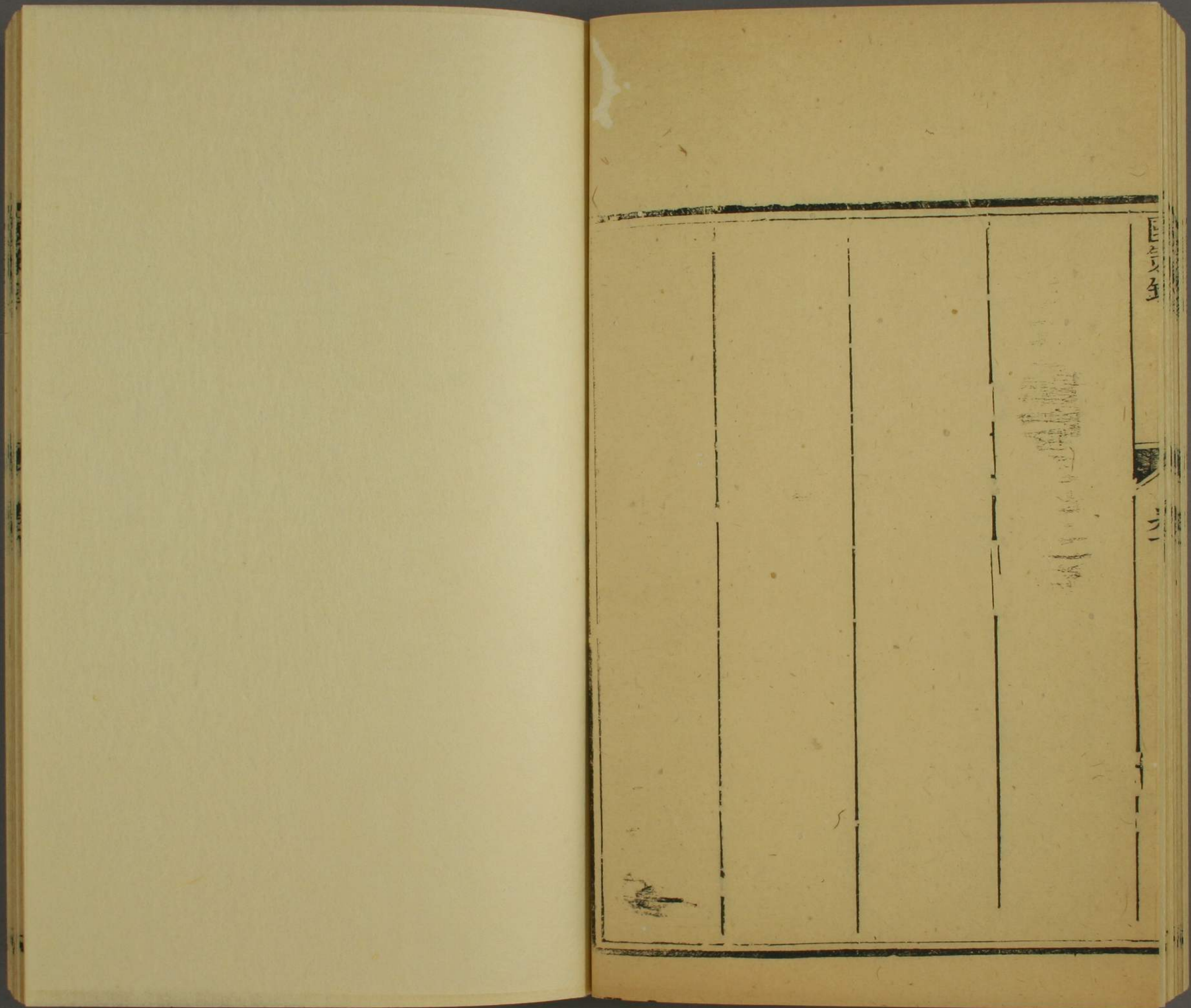
為○近○習○壅○蔽○疏○賤○沉○淪○公○卿○不○能○存○刻○發○此○感○慨○妙○在○不○露○圭○
 近習之人其摯諂也固矣其自暴繫也完矣今由千里之外欲進
角○
 美人所効者庸必得幸乎假之得幸庸必為我用乎而近習之人
就○進○美○人○者○說○
 相與怨我見有禍未見有福見有怨未見有德非用智之術也
 前立事案後發議論近習壅蔽疏賤沉淪曷勝浩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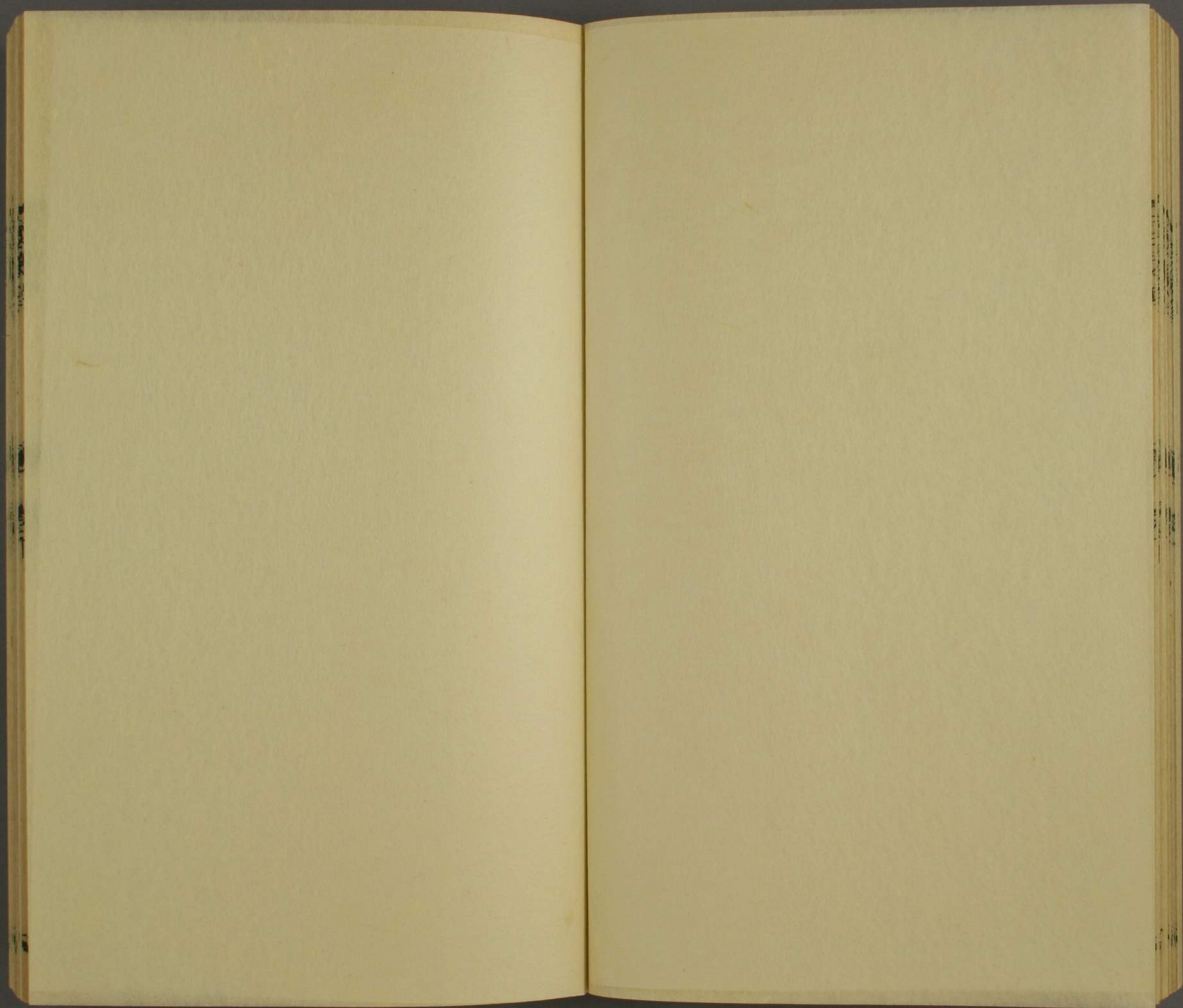


唐荆川曰。秦險詐無信之國也。誠得安陵。豈復以五百償之哉。
安陵君之不與是也。又曰。唐睢挺劍以刼虎狼之秦。而卒以此
保全安陵。奇甚。此其賢於荆軻遠矣。

俞桐川曰。秦王多少咆哮。漸漸消歇。下去一句。狠一句。一步逼
一步。雄古奇峭。讀之快心。

眉詮曰。逶迤引局。陡然換境。如行坦途者。怪峰忽起於前也。六
國破滅。得此差強人意。
凜凜有生氣。讀之快意。不必論其事之有無。





俞桐川曰此文佳處在從俠烈中看出孝友來又從孝友中看出智勇來若徒貴其白晝殺人敏得有生色是五才子技倆耳
○嚴仲挾私戮人君相本無足取史記美其知人得士是獎奸也蓋聶政不忘親不背友不累姊而姊嫠又不愛身以滅弟之名此處卓然可傳可傳不在殺人自殺專美政嫠不及嚴遂識高龍門○聶政屏絕車騎恐危仲子史記於姊嫠口中竟說破

嚴遂重韓怒而拂政心矣國策亦較勝

敘事議論相間而行語語描寫字字生動神手也。嚴仲子與韓傀相害因嫌生隙非有不共戴天之讐何至求人行刺而聶政亦何遽甘心為死哉觀聶政云將為知己者用與豫讓士為知己者死一語相似不知仲子之壽母奉金乃陰交意厚以結納之殆欲以用我非必為知我也較之豫讓報智氏感國士之遇明君臣之義固不可同日論矣故綱目書之為盜比於春秋齊豹之例特其身居貧賤備甘脆以養親辭百鎰而不受以及母在不敢以身許人自戕不肯以死累姊此數事孝友肫肫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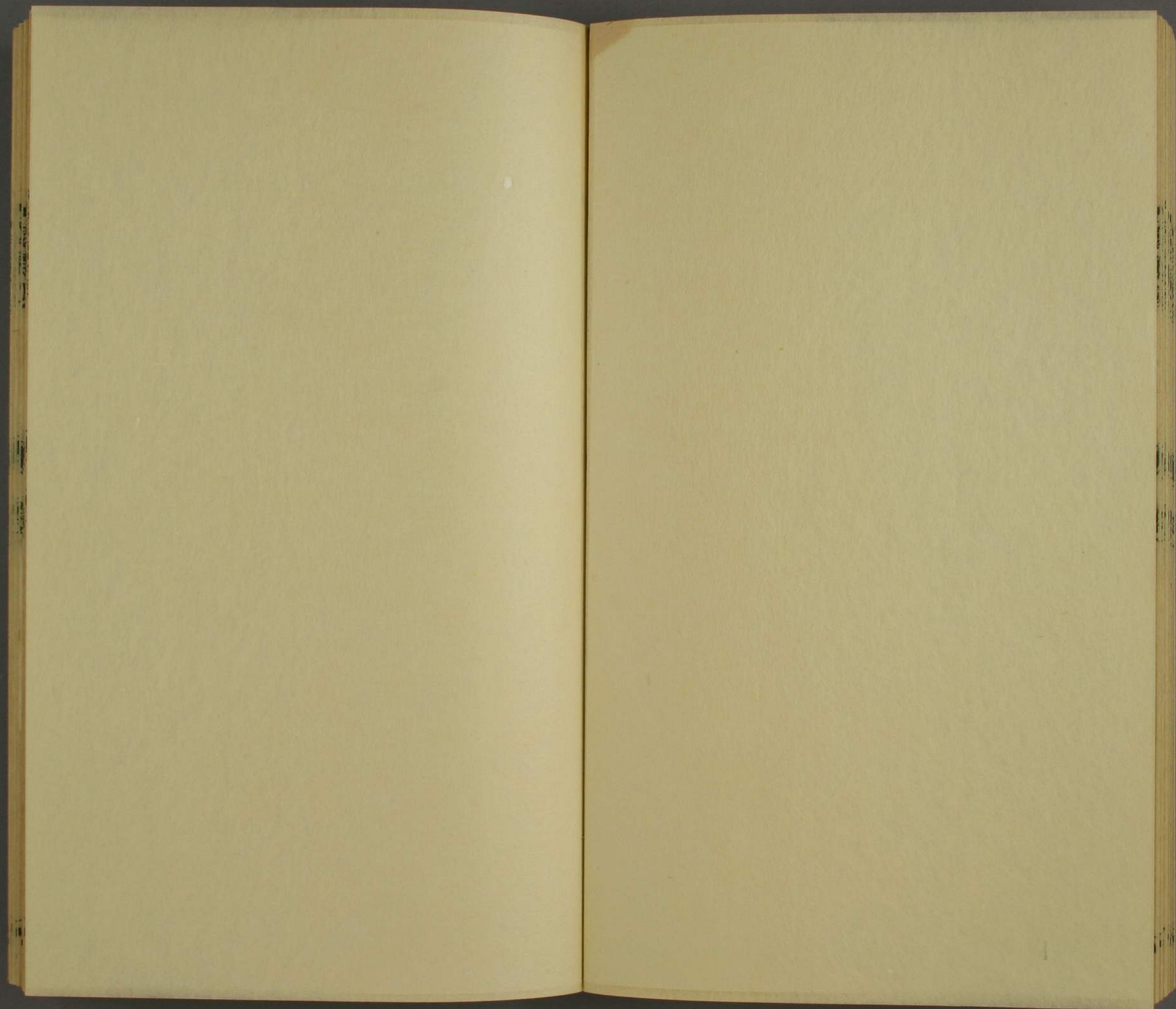
節耿耿實有不可漸滅者至其姊自齊之韓千里奔馳不惜身之死以揚弟之名尤為難得耳學者因文論事隨事晰理俱當分別觀之。史記末幅刺韓傀後暴市莫知下云政姊嬰聞人有刺殺韓相者賊不得國不知其名姓暴其尸而縣之千金乃於邑曰其是吾弟與嗟乎嚴仲子知吾弟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尸哭極哀曰是軼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此一段從傳聞下便料是聶政摹擬最肖較國策為勝餘則俞評所摘最中情事也

俞桐川曰。事秦之禍。事秦之恥。兩意逼發。而以韓強托起。光怪陸離。六國中韓最弱。而近秦。不激不動。一篇多用激法。大旨與說魏同。而彼斥橫人之罪。較為痛切。此論割地之害。倍為明暢。正可互參。

國策

卷一

| | | | | | |
|--|--|--|--|--|--|
| | | | | | |
|--|--|--|--|--|--|



俞桐川曰。文有二妙。曰透。曰到。透而不到。簡而促也。到而不透。煩而支也。公仲策韓陳軫策楚。各盡得透字到字。每畫一策。必兼數層意。其筆力又峭潔非常。

韓朋陳軫的。是對手着楚用陳軫之謀。所以免禍。韓不從韓朋之計。所以致敗。兩段議論。俱曲折明透。

臣等

奏

俞桐川曰。連橫主秦。合從主趙。破橫求從。全在說秦不足畏。而
趙不可絕。利害剖劃較然。從不重燕。而從燕說起。首云將為

從。結云以至趙。分出賓主。

合從主趙。而說先燕者。燕受趙蔽。說易入也。首尾兩句最分明。
在燕言燕。審勢明確。筆筆爽朗。

郭隗說燕昭王招賢燕策

燕昭王收破燕後即位。燕王噲立七年，齊伐燕，取之，又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為昭王。卑身厚

幣以招賢者，欲將報仇，故往見郭隗先生。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

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

恥，孤之願也。敢問以國報讐者，奈何？郭隗先生對曰：帝者與師處

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與役處。拙指猶言折節而事之，北面而

受學，則百已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彼而趨，後彼而息先問而後默，則什已者

至；人趨事已趨，則若已者至；馮几據杖，眄視指使，則厮役之人至；

若恣睢奮擊，睢，仰目也；恣，暴戾也。踣籍跳躍叱咄，則徒隸之人至矣。此古服

篇首從復讐說入，乃燕昭本意。招賢二字是篇主，特為揭出。

先將賢者身分抬高，以數處字為至之根，即以數至字為處之驗，虛說大意。

次言招之之法。蓋君心愈殷則士氣倍作。以買馬骨為影。以自隗始為媒。以爭秦燕為效。

道服猶事也。言致士之法也。王誠博選國中之賢者而朝其門下。虛束。天下聞王朝其賢臣。天下之士必趨於燕矣。昭王曰：寡人將誰朝而可？郭隗先生曰：臣聞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於君曰：涓人，謁者也。漢有中涓官，言居中而涓潔，主出入命者也。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事死馬而捐五百金？涓人對曰：死馬且買之五百金，况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為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能期年，千里馬之至者三。今王誠能致士，先從隗始，且見事况賢於隗者乎？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魏將樂毅之從。鄒衍

才以復讐下齊。結招賢之案。

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湊燕。燕王弔死問生，與百姓同其甘苦。二十八年，國殷富，士卒樂佚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為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閔王出走於外，燕兵獨追北入至臨淄，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惟獨莒即墨。俞桐川曰：起束意在復仇，而文中却竭力論招賢之法。數處字數至字數往字寫得人主智深勇沉，士林鼓舞踴躍，即此便是恢復大機。一切富國強兵，猶屬末着。此文章得勢處也。

| | | | |
|--|--|--|--|
| | | | |
|--|--|--|--|

俞桐川曰。不經之言。至當之理。

眉詮曰。是為蘇氏談從後勁。乃兄說六國窠臼。一掃而空。但極陳秦暴而從之。當約自見。支節甚多。要不出正告循環兩副伎。兩皆對面逼勒法。

通篇以暴字作骨。形秦之狀。探秦之情。只是明秦之不可親耳。瓌璋竒肆。文筆亦有循環刺蜚之致。儲同人云。此文可稱竒縱。

國策

卷下

俞桐川曰。燕王曰。去國何以報先王。毅則曰。去國正所以報先王。亦所以全新主。文之妙境。在于方欲說明。忽又忍住。想見忠厚之情。燕王用齊之間。謂莒即墨不下。毅有自立之意。故毅

奔趙。繼又恐趙用毅。因燕故。以書責之。毅之答書。只說先王之知遇。及已之感恩處。則不肯自立。不忍困燕。其意皆見。至于燕王疑已之情。却隱躍不露。而無限誠悃。盡在言外。其道去國心事。又激烈又和平。後惟孔明出師表。可以配之。

前人譏毅之去燕就趙。於大義未合。然處嫌疑之際。見幾而作智也。不為趙畫策。仁也。一盛于燕。終身退藏。其神龍之見首不見尾乎。隆中高士。用以自况。宜哉。文至戰國。雄奇豪縱。自是文家鉅觀。然純尚誇詐。動用劫持。前人謂讀之最壞心術。以此此文無一語遮蓋。無一語粉飾。渾厚平直。高明磊落。乃戰國第

一流人第一等文。

俞桐川曰責樂毅書猶有慚懼之意故毅可復通此書則純乎

虛矣先言已之有罪以後逐漸脫卸先言閒之未厚以後逐漸
逼拶軟尖刀惡水灌令人分辨不得文之工者其能飾非掩惡
如此要之閒諫伐趙與武安君同冒昧返國必蹈杜郵之轍矣
不報所以高也。一篇俱責閒有首數行叙事表閒之心最見
識力。淡折輕颺絕類左氏。
儲同人曰未盡厚三字總括全書詰責甚嚴而往復甚曲然曲
處都極迅厲。王喜懷諫貪功自取禍敗樂閒之去義士也此
書盡屬曲說予攷惠棄毅喜棄閒前後一轍樂氏事燕不終豈
非命歟樂氏何負於燕哉。

巨金

之

范浣浦曰。燕丹刺秦王一着。本非萬全之計。不過冀其刺後國亂。可緩須臾之命耳。觀其與軻言時。軻之神氣甚懈。以其事之無益也。然亦更想不出他策。故未有行意者。直不欲行耳。高漸離現在。而云欲待客。亦非有客可待也。其始終尚謂生刼一着。庶或有濟。故共搏時不肯試。以濡縷之鋒者。為此。蓋當日秦滅六國之勢已成。縱秦王死。亦無救於燕之亡。軻固早見及此。匪徒惜一死也。其謂軻劍術疎者。直是懵懵。至行文之神。於寫生極忙迫時。却極整暇。太史公之叙事。率本乎此。竒絕妙絕。叙聶政行刺。極畧。叙荆軻行刺。極詳。聶政篇以姊嫫為附傳。荆

軻篇以漸離為附傳。前人言荆軻行刺。反促燕亡。然此時秦勢已成。即無荆軻之事。燕亦必亡。觀鞠武與太子反覆議論。皆自覺勢已不支。而計無復之不得已。為此一擲。以幾倖于萬一。即荆軻許之。勉強行之。遲濡亦未敢必。事之有濟。因激于田光之死。不惜以身嘗試耳。或謂太子之愚。荆軻之疎。尚未悉此中情事也。史記中間全裝國策文字。句少異。前後加一首尾。最有波致。因此載入國策。故史記未錄。然愛不忍割。因節附于後。荆軻者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荆卿。荆卿好讀書。擊劍。以術說衛元君。衛元君不用。

好讀書擊劍五
字寫出身分

欲寫其勇先寫
與懦作一反跌

將高漸離田光
一齊提出寫來
生色狗屠不記
其名亦可想見
為人

其後秦伐衛置東郡徙衛元君之支屬於野王荆軻嘗游過榆
次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荆軻出人或言復召荆卿蓋聶
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
往之主人荆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
吾曩者目攝之荆軻游於邯鄲魯句踐與荆軻博爭道魯句踐
怒而叱之荆軻默而逃去遂不復會荆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
及善擊筑者高漸離荆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
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卿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
傍若無人者荆軻雖游於酒人乎然其為人深沈好書其所游

高漸離擊始皇
一事從國策化
出如大波迴瀾

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
待之知其非庸人也以後入居頃之太子丹云云至秦并天下立號為皇帝於是秦逐太
子丹荆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姓為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
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徨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
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文人召使前
擊筑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乃退出其
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為
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聞於秦始
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曰乃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擊筑

曰應有致。

重赦之乃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扑秦皇帝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魯句踐已聞荆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為非人也

墨子止楚攻宋 宋策

公輸般為楚設機將以攻宋墨子聞之百舍百里重繭足胝往見公輸般謂之曰吾自宋聞子吾欲藉子殺王公輸般曰吾義固不殺王墨子曰聞公為雲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義不殺王而攻國是不殺少而殺眾敢問攻宋何義也公輸般服焉請見之王墨子見楚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敝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裋褐而欲竊之舍其梁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為何若人也王曰必為有竊疾矣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敝輿也荆有雲夢犀兕麋鹿盈之江漢魚鼈鼃鼉

義字作柄

陡絕

應義字

陡絕

忽出一

正喻夾說絕妙機鋒

亦話出此句作柄

引入正意

為天下饒。宋所謂無雉兔鮒魚者也。此猶梁肉之與糟糠也。荆有
長松文梓。楸楠豫章。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裋褐也。臣以王吏
之攻宋。為與此同類也。王曰善哉。請無攻宋。
胸有理。筆有鋒。忽喻忽正。娓娓動人。

奇喻。却是實情。至理。國策文往往有此。

衛君贖胥靡于魏 衛策

衛。嗣。君。時。胥。靡。逃。之。魏。衛。贖。之。百。金。不。與。乃。請。以。左。氏。羣。臣。諫。曰。
 以。百。金。之。地。贖。一。胥。靡。無。乃。不。可。乎。君。曰。治。無。小。亂。無。大。教。化。喻。
 於。民。三。百。之。地。足。以。為。治。民。無。廉。恥。雖。有。十。左。氏。將。何。以。用。之。
 儲。同。人。曰。胥。靡。一。條。言。政。可。附。於。書。新。婦。一。條。言。理。直。通。於。易。

